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那时, 那儿, 错过

昨天, 我又犯老毛病把戏剧《我在那时错过了你》写成: 我在那“儿”错过了你。

开场前剧团同事传讯息提醒我, 一气之下(一鼓作气)将错就错, 把这个“错”用来“破冰”: 跟剧中 B 时段(全剧分成 ABCDE 的五场讲述和展演)的观众就以“认错”作开场白, 为什么我会分不开“那时(时间)”与“那儿(空间)”。

确实, 时间空间两者本来一体两面, 只是“那儿”提供更多对误会的想象: 不是说好在那地方吗? 却可能甲之这里, 乙之那儿, 彼此站在原地等啊等啊, 光阴便不回头了。“那时”则似是手表停了, 行事历翻多了一页, 由于不自知, 所以不是错误的错, 是错认的错。什么时候才发现错了? 就是真相大白一刻。冲口而出“哎呀”一声, 怎么我期待的未来已成为了过去?

年纪轻时, 未来未来一直来, 世界也是一样。但当世界老去, 就算人是年轻的, 未来也可能是疾风驰行的公交车, 不是它不按班次表行走, 而是它不停下来让人上去。又或, 等车的人稍一低头, 它已经来了又走了。

年少气盛的年代, 我曾因气愤等了好久才来车, 却因只有我一个人在站上等竟然“飞站”, 于是拔腿便跑, 跑到下一个站等巴士终于开到面前, 把门打开, 问司机: “你刚才有看到我在站上招你吗?” 但现在早已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, 据理力争也显得流于偏

执, 因为“现”这个字更多被配上“实”来接受, 多过把“在”当成问号借题发挥, 例如, 为什么现在是我们所在的地方? 为什么现在是我们要在的理由?

现实大于现在, 有点像巴士飞站就是事实。现在如果还能让现实有所改变, 可能就是当一个问题响起: 我有在问我自己, 那时的我, 真的在那儿吗? 或, 表面上我是在“那儿”, 其实我并不是在“那时”。所以不是“巴士在那儿飞站”, 是“巴士飞站的时候,

我在那儿?”。也就是, 我在那时错过了我。

当世界老去, 就算人是年轻的, 未来也可能是疾风驰行的公交车……

《我在那时错过了你》刚在上海 Young 剧场演过十二场, 每晚为数一百上下的观众, 加起来是一千多人次。这大抵是大剧场上演一场的观众量。但这剧目与大舞台演出的需求不相伯仲,

由于时间空间上, 它在打造一具个人化经历的“望远镜”, 让观众感受距离的改变, 不纯然是技术, 更讲究人与人、人与自己如何连结。

我不认为戏剧的规模小, 便代表意义也变小。《我在那时错过了你》的女主人公研究的量子力学, 小如微尘, 流动能力更大, 可能性便更多。许是这个原因, 我常常觉得戏剧是从固态回复液态, 又从液态变成空气的游戏。一百位观众共同打造两小时的空气, 永不可能每晚相同。有一位后来在自媒体上写: “离开前, 我跟今晚同桌的三位告别。”是的, 可能此生就只有“这儿”, 不约而同, 庆幸没有错过。🌱